

我是特种兵

之

枪火

特种雇佣兵的绝地厮杀

梁日洪★著

长篇现代军事特战小说

他们没有番号 没有名字 属于他们的
只有军人的荣耀和绽放的枪火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枪火

梁日洪★著

他们没有番号 没有名字 属于他们的
只有军人的荣耀和绽放的枪火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枪火 / 梁日洪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5155-0246-5

I. ①枪… II. ①梁…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0791 号

Copyright © 2011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枪火

作 者 梁日洪
责任编辑 方小丽
开 本 710 毫米 × 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灵山装订厂
书 号 ISBN 978-7-5155-0246-5
定 价 32.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84250838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信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目 录

第一卷 沙漠雄鹰

1 利剑突击队	001
2 简单新任务	004
3 诡秘的任务	007
4 智闯断魂峡	010
5 荒漠鏖战急	014
6 弹洞前山壁	026
7 救治伤病员	031
8 初人大沙漠	035
9 大漠沙如血	039
10 战友是手足	054
11 战天斗沙漠	058
12 枪打直升机	065
13 大漠沙尘暴	069
14 大漠现屠杀	070
15 血战沙漠王	074
16 夺命狙杀技	077
17 沙漠傲骨梅	079
18 雄鹰初展翅	084
19 血战震沙洲	089
20 寂寞沙洲冷	098
21 王牌对王牌	104
22 沙漠雄鹰飞	112

第二卷 城市猎人

1 刺杀眼镜蛇	118
2 千里走单骑	121



3 针尖对麦芒	123
4 地下黑市拳	128
5 利剑显雄风	133
6 重建突击队	138
7 首战逼你死	142
8 比武又较技	144
9 猎人的训练	149
10 利剑插心脏	152
11 枪炮响如雷	155
12 猎人展雄威	161
13 反恐最精英	165

第三卷 丛林之虎

1 丛林猛虎现	172
2 丛林猛虎吼	178
3 丛林游击战	189
4 丛林喋血战	200
5 丛林温馨夜	203
6 丛林生死决	207

第四卷 血色真相

1 佳人迷如雾	215
2 惊天惨案现	222
3 单枪突重围	227
4 猛虎落平阳	235
5 故友再相逢	242
6 风起又云涌	245
7 相煎何太急	249
8 谜案玄机藏	252
9 激情战火中	257
10 政治牺牲品	263



第一卷 沙漠雄鹰

1 利剑突击队

在戴维斯将军的办公室外，厉剑正正军帽，拍拍满是尘土的训练服，扯开喉咙大吼：“报告！”

厉剑是黑鹰安全顾问公司的雇佣兵，军衔是上校。他身高 180 厘米左右，脸部线条刚硬，棱角分明。他额高且宽；浓眉如剑，直插两鬓；眼细，单眼皮让他的双眼显得更细；鼻高，大如蒜头，就像成龙的大鼻子。他不英俊，却非常硬朗。每当他半眯着眼睛看人的时候，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把刀，一把出鞘的刀，一把令人心生寒意、削铁如泥的刀。

“请进！”办公室里传出戴维斯将军有力而苍老的声音。

厉剑推开戴维斯将军的门，挺胸，收腹，立正，“啪”的一声举手向满头银发的戴维斯将军敬礼。

戴维斯是退役将军，每天都穿公司特制的将军服，现在在 A 国协助美英联军和政府军清剿反政府武装班塔的工作。

戴维斯将军老而弥坚，双眼炯炯有神。他缓慢地说：“厉上校，怀特上校来电需要你的支援，请你的利剑突击队整装待发。”

“是！”厉剑敬礼回答。

“呵呵，”将军笑着说，“我就是喜欢你这个来自 C 国的小伙子。哦，C 国可是一个神秘而美丽的古国，有时间我绝对会再去拜访……噢，扯远了，这次任务我也不清楚，具体行动由怀特上校全权负责。根据怀特上校的意思，你们利剑突击队的队员马上换成本地服装，不用携带任何武器，分乘三辆悍马车离开基地。K 市市郊外正北方 30 公里有一个废弃的村庄，村庄里有一座废弃的清真寺，你们就藏身在清真寺里，怀特上校已经在那儿等候你们了。”

“明白！将军！”厉剑挺一挺已经挺得很直的腰板，大声回答。

“好，好！”看来将军非常欣赏厉剑，“新组建的利剑突击队从来没有在沙漠地

区执行过任务,相关的训练也少,你就把这次简单的任务看成实战演习吧。”最后,戴维斯将军叮嘱厉剑:“一切行动听从怀特上校指挥,少问多做。喏,这是怀特上校的联系电话。”

雇佣兵是一个残酷的职业,哪里有战乱,哪里就活跃着雇佣兵的身影。然而,不经历血与火的战争考验,永远成不了真正的战士,许多新出道的雇佣兵只能充当炮灰,成为某些国家的牺牲品。

炎夏,骄阳似火,天空像一口锃亮的白热化的铁锅,倒扣下来笼罩着大地。满眼黄土,遍地焦黄,连顽强的小草也在烈日的暴晒下垂头丧气地耷拉着脑袋。

土路布满弹坑,坑坑洼洼的,汽车驶过,卷起漫天烟尘,如一条黄色的巨龙,历久不散。

荒郊,小村;寂寥,无声……

杂草,乱树;断壁,残垣……

全村没有一座完整的房子,残墙弹洞遍布,依稀可见斑驳的血迹。村里到处都是硕大的弹坑,弹坑周围的泥土呈暗红色,那是被鲜血染红的。弹坑如一张张裂开的血盆大口,坑中偶尔还能见到一两截森森白骨。燥热的微风携带着血腥味拂过,吹来一股死亡的气息。

厉剑咬着钢制牙签,呆望着眼前的一切。朗朗乾坤,炎炎夏日,萧索而死寂的小村竟然给他一种阴寒之感。他仿佛看到无数的炮弹呼啸而至,村民四散奔逃,在震天动地的剧爆声中,在沙石激溅、尘土飞扬中,人的断肢残臂在空中飞舞,洒下一场猩红的血雨,焦黄的土地顿时染成红色……

这就是残酷的战争,惨无人道的战争!

“呕——”有队员弯腰呕吐。

“谁?出来!”厉喝声中,厉剑飞身扑向一堵矮墙,动作迅猛刚劲,如一头猎豹。防身的匕首已经擎在他手中,手中的匕首呈投掷之势。他全身的肌肉绷紧,眼中寒光爆射,怒瞪着十点钟方向的一堆杂草丛,一股凌厉的肃杀之气顿时向四周激射开来。

此时的厉剑,就像是一头要择人而噬的猛虎,不动则已,一动必定惊天动地。

听到厉剑的厉喝,队员们如一头头小老虎,迅速滚动,寻找掩体,有条不紊,干脆利索。其中一个身材颇长的队员轻灵如烟,眨眼间就灵活地扑入另一堆草丛,如一条灵蛇,和厉剑呈两翼夹攻之势。

“利剑突击队果然训练有素,厉剑不愧是利剑!”声音冷然,充满杀气。

话音刚落,一个人影从十点钟方向的草丛中站起来。此人身材高大,膀阔腰



圆,与“北极熊”切诺夫斯基不相伯仲。他身穿沙漠迷彩服,脸上涂满迷彩,手中握着枪。

此人缓缓从草丛中走出来,就像战神,令人有窒息之感。

此人边走边说:“利剑突击队队长厉剑,绰号‘利剑’,C国人,出生地不详,出生年月不详,于印度长大,曾在法国外籍兵团服了五年的兵役,军事素质强悍,现为黑鹰安全公司服务。厉剑有狐狸的聪敏、狼的狠毒、骆驼的忍耐力、猎豹的速度、怒狮的威猛、猛虎的辣、熊的力量,还身负神奇的印度瑜伽术,被誉为出鞘的利剑。利剑出鞘,所向披靡,你曾孤身完成了许多人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厉剑是天生的猎人,是为战争而生的军人,‘利剑突击队’的命名就是取自‘厉剑’的谐音。”

厉剑把军用匕首收起来,迎上前,也边走边说:“怀特,M国前海豹突击队上校,参加过Y国战争。战争前曾率孤军深入敌阵,成功地执行了启明星行动,把Y国的军力部署等绝密资料打探得一清二楚。贵军重点轰炸,势如破竹,怀特上校功不可没。怀特上校曾执行过斩首行动,成功狙杀了A国叛军指挥官。怀特上校这些壮举,令人敬仰。”

“哈哈,想不到厉队长如此能说会道。”怀特大笑伸出右手。他的手掌粗大,手指粗短,手背上的血管一条条突起,手上都是黑长的毛。

厉剑的手掌虽然也是布满趼子,但手背很润滑,有点像女人的手。他的手指较修长、灵活。特别是他的手臂,比普通入长,立正时手掌过膝盖。

厉剑和怀特握手,他感觉怀特的手特别有力、干燥,手指满是粗趼子。

那个身材硕长的队员也从草丛中走出来,他走路的姿势很优美,剑眉朗目,唇红齿白,是一个风度翩翩的美男子。他那俊朗的脸庞加上充满英姿的气质,无论走到哪儿,都是怀春少女眼中风流倜傥的白马王子。他多情,花钱如流水,所以,他常常向他尊敬的队长和兄弟厉剑借钱。当然,厉剑借出的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怀特放开厉剑的手,向来人伸出手,笑着说:“利剑突击队的副队长钟鹏飞,伪装能手,绰号‘眼镜王蛇’。‘眼镜王蛇’的意思是指你不仅有像蛇那样的保护色,善于伪装,还指你的身法就像游蛇一样灵活,出手像眼镜王蛇那般毒辣。你出自C国甲级部队,是唯一和厉剑执行过多起任务的生死与共的战友。”

怀特上校一边和众人握手,一边把各人的简历娓娓道来。

“切诺夫斯基,队中火力手,俄罗斯人,曾是信号旗退役特种兵,绰号‘长城’,‘长城’的意思是他长得高大,就像长城一样保护队友。”

“嘿嘿,让你们看看我这座长城。”切诺夫斯基这个满身肌肉的壮汉脱下上衣,挺着硕大的胸肌。他的三头肌与二头肌超级厚实,像炮台底座似的,支起他的两只



胳膊,使之不能并贴到两侧肋骨。他长了一张国字脸,眉毛浓黑粗长,说话时腮帮两侧的肌肉像弹珠似的跳跃。

他边说边走路,像只大猩猩,刻意鼓高了胸肌,以此威慑对手,并给自己添些信心。他的大腿很粗,结实的肌肉撑胀着裤子,背心吊带像拉力饱和的皮筋般,挂在他强壮的肩膀上。

怀特上校笑笑,继续说:“向钱进,炸弹专家,C国退役军人,绰号‘核弹’。‘核弹’的意思是说他制造的炸弹,威力就像核弹一样。”

怀特上校继续说:“李卫国,枪械能手,精通各种枪械和军用运输工具,绰号‘枪王’,C国退役军人;赵毅强,狙击能手,C国退役军人,绰号‘一枪’,‘毅强’的谐音是‘一枪’,意思是他的狙击步枪响起,弹无虚发,只需要一枪就能将敌人击毙;越南前退役军人阮涛声,绰号‘越南仔’;朝鲜前退役军人金永健,绰号‘朝鲜棒’;韩国前退役军人郑永贤,绰号‘韩国货’;新加坡前退役军人李朝龙,绰号‘少爷仔’;香港飞虎队前退役特警张火新,绰号‘飞虎’;台湾前退役军人林汝成,绰号‘台湾郎’。”

残破的清真寺里面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一个女子正在摆放一个水盆。厉剑看见有女人出现,愣了愣,不禁扫她一眼。女子穿着宽大的长袍,蒙着头巾,使人不能一窥她的庐山真面目,只能看见她水汪汪的双眼,那两颗黑眼珠就像两粒黑葡萄。

厉剑不能凝神细看,因为A国有这样的风俗习惯:同A国朋友在公开场合交往,同性之间可以相互握手,热情问候,问候内容可涉及对方身体、家庭、事业等,但不可打听A国朋友的妻室、女儿的情况,不要询问对方收入、私生活等。同异性朋友交往,寒暄、谈话要持重,不能相互握手,不可在谈话时用眼直视对方面部,不可夸奖女性的长相、身材、衣着等。穆斯林在斋月期间,孕妇是不能当着外人的面吃东西的,来访的客人要注意回避。

2 简单新任务

“怀特上校,需要我们做什么?”厉剑问,“不过我有一个原则,凡是有违道德、违背正义、残杀无辜的任务我绝不会接。”

怀特说:“这单生意不违反你的原则,利剑突击队的任务很简单,就是协助我把一个客人护送到指定地点。但一切行动要听从我的指挥,不能走正规的途径,只能走我划定的特殊通道,前提是要绝对保证客人的安全。我现在就进城接人,你们在这儿等候我三天。在等候期间,如果我联系你们说任务取消,那么就当你们完成了任务;如果三天之内我都没有联系你们,那么在三天之后的上午七点你们就可



以撤回基地。我手上戴着全球定位的手表,在这三天之内如果我没有联系你们,但你们的GPS接收仪器收到我手表发出的信息,你们就要马上前来支援我。你们的武器装备就在清真寺的后院里,你们先熟识武器的性能。客户给出的价钱非常可观,如果任务取消,客户也会支付三分之一的费用。这次公司不会从中扣除10%的佣金,利剑突击队共12人,客户的三分之一佣金平均分下来,你们人均也有50万美金进账。如果任务继续,当然会冒风险。你们愿意接这单生意吗?如果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哦?价钱高,任务轻,这趟任务确实有点神秘。”厉剑闻言,剑眉一挑,心里想,“虽然A国还处于战乱状态,但护送一个人也不需要出动一个特种作战小组呀,需要出动一个特种作战小组的任务绝不是简单任务。不过,顾客既然能出天价聘请雇佣兵来护送,又怎会是简单的护送呢?”

佣兵过的都是刀尖上的生活,每一次执行任务都相当于经历一次生死的轮回。所以除了厉剑,利剑突击队的其他队员几乎不用思考就异口同声地答允下来。

厉剑深知他的兄弟们安全回来之后,钱来得快,花得更快,几乎没有积蓄。他们除了作战杀人之外,没有其他的一技之长,即使有一技防身,他们也熬不住清贫,更熬不住平淡如水的生活。

既然兄弟们已经答允,厉剑望着兄弟们兴高采烈的样子,他能说一个“不”字吗?当然,只要他说“NO”,兄弟们还是会无条件地支持他的,但佣兵的任务怎会没有危险呢?难道以后还有机会遇上这种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吗?既然怀特上校没有说客人的身份,他就不能打探客人的资料;既然怀特上校把任务说得含糊,他也不能打听这趟任务的详细情况,这是行规。

怀特上校目光一变,凌厉如剑,紧盯着厉剑沉声说:“厉上校,既然你们都同意承接这趟任务,那么我们这次任务就叫利剑突击。利剑突击的主要任务是确保客人的绝对安全,不能出丝毫的纰漏。从你的利剑突击队队员大部分是C国人来看,在你的潜意识里可能只相信自己的同胞,你为什么不尝试跟我学习学习,来一个东西合璧、取长补短呢?”

厉剑没有和怀特上校搭话,他一直在想:“什么任务这么神秘?”

怀特上校和女子离开之后,厉剑就率队进入清真寺后院。后院有一个棚子,棚子上都是杂草枯枝,伪装得非常好。“枪王”李卫国把杂草拨开之后,不禁“呸”了一声,骂道:“靠,是辆破车。”

只见杂草丛中露出的是一辆表面残破不堪,而车厢却用帆布严实包裹起来的卡车。“核弹”向钱进仔细检查之后,却竖起大拇指说:“好车!”

这辆车经过改装后,挡风玻璃换成了防弹玻璃,车子底盘经过改装,能抵御地雷的轰击。在外面看,车厢用帆布蒙起来,但只要你走入车厢,就会发现车厢里面另有乾坤。车厢和顶部都焊着厚厚的钢板,两边钢板上留有缝隙,当作射击孔。更让人拍案叫绝的是不光油箱被钢板保护起来,卡车车头也用钢板包裹起来了,就像一只火柴盒。当然,由粗糙的焊工不难看出,卡车是在匆忙间进行改装的。

这哪是什么车?这简直是一头钢铁怪兽!

车厢铺着厚厚的软垫,可以当床睡。这些都还不足以让他们兴奋,让他们兴奋的是车上的武器装备。他们所需要的武器装备一应俱全,武器不是他们常用的美式装备,而是以FAMAS(法国法玛斯无托突击步枪)为主。FAMAS的外形非常有特色,自带的两脚架,长长的整体式瞄具提把,枪机置于枪托内,抛壳方向可以左右两边变换。有单发、三发点射和连发三种射击方式。FAMAS不需要安装附件即可发射榴弹,包括反坦克弹、人员杀伤弹、反器材弹、烟雾弹或催泪弹。而且,GIAT为其研究了有俘弹器的榴弹,因此,不需要专门换空包弹就可以直接用实弹发射。

为“核弹”向钱进准备的枪械是国际上最先进的新型XM-25榴弹枪,此种枪械还在试用评估阶段,还没有大规模地为特种部队配备。此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可以实现“隔墙杀伤”,威力可想而知。

赵毅强拿起12毫米大口径俄制VSSK微声狙击步枪,喜不自胜。VSSK是大口径特种微声狙击步枪,VSSK的典型目标是那些穿着重型防弹衣或是躲在汽车和其他障碍物后面的敌人。

给“越南仔”阮涛声准备的狙击步枪是SVD狙击步枪。SVD的发射机构实际上可以看做是AK47突击步枪的放大版本,但更简单。SVD狙击步枪有效射杀的距离,只在1000米左右,对于精准度掌握尚差的阮涛声而言,SVD非常适合他。

阮涛声提着这把SVD狙击步枪,抓住黑色枪管的右手往上用力一提,步枪便发出“咔嚓”一声脆响,弹夹里的一颗子弹霎时顶进了枪膛。而“北极熊”切诺夫斯基则摆弄着ZB-26轻机枪(捷克式轻机枪),嘴里唠唠叨叨,一副不满的样子。

钟鹏飞眉头轻蹙,一边穿沙漠迷彩服,一边轻声对厉剑说:“头儿,我咋感觉这次任务古里古怪,阴气森森的。头儿,这是趟什么任务?”

厉剑摇摇头,轻声说:“等待!”

厉剑把任务简述一遍就单独走到一边,背靠墙壁一角闭目养神,神情显得非常严肃。

除了钟鹏飞,其他队员都不愿也不敢主动招惹默默沉思的厉剑。钟鹏飞走近厉剑,嬉笑着,露出雪白的牙齿,两颊还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

“队长,寂寞时间难熬,我为大家跳个舞吧?”



说完,钟鹏飞也不等厉剑点头,便跳起舞来。一会儿是热情奔放、浪漫而富有活力的拉丁舞,一会儿跳轻缓舒柔的交谊舞,一会儿又跳激情四射、动作变幻多端的霹雳舞。

切诺夫斯基看见钟鹏飞这样,咧开大嘴,露出白森森的牙齿,阴阳怪气地叫嚷:“死游蛇,你真像个娘儿们,信不信我强奸你。”

钟鹏飞向切诺夫斯基竖起中指,大伙也向钟鹏飞竖起中指,寂寞的时光就在大家的哄笑声中滑过。但厉剑依然不言不语,连眼也懒得睁开。他的神情萧索,显得非常落寞。偶尔睁开虎目,精光爆射的双眸隐藏着深深的哀伤,还有一抹撕不破割不断的淡淡忧郁。虽然身处一个集体,但此时的他就像一匹孤独的狼,让人不敢轻易靠近。

眨眼间,三天时间就快过去了,现在已经是第三天的黄昏,怀特上校依然没有联系厉剑,GPS接收仪器也没有收到怀特上校的求救信息。只要熬到明天七点,50万美金就属于他们的了。

等待是漫长而令人焦虑的,“长城”切诺夫斯基烦躁地踱步;“核弹”向钱进和“枪王”李卫国用普通话无聊地说着令女孩子面红耳赤的黄色笑话,好像他们不是外出执行任务,而是到马尔代夫旅游;一脸冷峭的“一枪”赵毅强,远远地坐在墙角,呼呼大睡。

能抓紧时间养精蓄锐的兵才是好兵,赵毅强无疑是一个好兵。

另外六人满脸激动,眼中闪烁着期待、焦急、担忧之情。李朝龙、林汝成和张火新正在用英语兴奋地小声交谈着什么,郑永贤也不时地轻声插两句话。阮涛声和金永健不会说英语,只能干瞪眼。金永健可能从小就接受过严格的政治教育,他和郑永贤虽然语言相通,但他对开朗乐观的郑永贤总是不理不睬。

一只老鼠从赵毅强脚边跑过,貌似熟睡的他猛地伸手一抓,如闪电划破苍穹,如导弹般精准地把老鼠抓捏在铁掌里。“吱”的一声悲鸣,老鼠的头被捏碎,四肢在痉挛、抽搐。赵毅强看也不看,直接把死老鼠扔到没人坐的墙角里。

看似神游天国的厉剑双眼甫一睁开,就立刻闭上,仿佛什么也没有看到,但他的嘴角却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阮涛声等六个队员向着响声处望一眼,没发现什么异常,他们还以为赵毅强在扔小石块。

3 诡秘的任务

时间如流水,消逝无声,夜幕降临了。新月如钩,心事重重地低垂着头,几颗寒

星在天幕中落寞地闪烁。废弃的村庄人迹全无，鸡犬不闻，死寂萧索，那座废弃的清真寺就像魔鬼降临，阴冷阴森，把盛夏的燥热赶走了。

倏地，厉剑睁开双眼，精光暴射，低声喝：“来了。”

“有一辆车向这儿奔来！”话声刚落，一条黑影就像灵蛇一样从屋顶游了下来，动作轻灵优美，却是负责警戒的钟鹏飞。

正在眉飞色舞地聊天的向钱进和李卫国“嗖”的一声窜向残破的大门口，如猎豹觅食，凌厉迅猛。他们潜伏在大门口两侧，手中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把防身用的格斗军刀。几丝冷月透过洞穿的房顶射进来，在冷月的映照下，军刀渗出幽幽的寒光，迸射出死亡的气息。

金永健、郑永贤、李朝龙、张火新和林汝成情不自禁地同时噤声，眼中流露出敬佩之色。他们虽然都是军警出身，但现在世界是以和平为主流，很多士兵都是在演习中成长，他们都没有机会经历实战。他们六人之中，张火新执行过一些不痛不痒的安保任务，也抓过一些罪犯，算是有一点点实战经验，但捉拿罪犯与真刀真枪的两军对垒完全是两回事。

清真寺的顶部是全村的最高点，阮涛声在上面设伏，他举着红外望远镜密切地注视着来往车辆，在他身旁放着 SVD 狙击步枪。赵毅强此时不知道潜伏在哪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从他的枪管里射出炽热的子弹，摄取来敌的性命。

“队长，来车直行而去，不是奔向我们这儿来的。”阮涛声对着耳机轻声说。

“危机解除，注意警戒。”厉剑命令道。

虚惊一场，周围又陷入死寂，漫长的等待再次煎熬着各人的心。可能承受不了这种大战来临前的压抑气氛，向钱进和李卫国又开始小声地讨论着令男人热血沸腾的话题。郑永贤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那些黄色经典笑话上来，在不知不觉间，他们绷紧的肌肉放松了起来。

“队长，有情况。”拿着 GPS 接收仪器的张火新就像便秘三日一朝通那样，突然兴奋地压低声音喊起来。

GPS 接收仪器上的红点不断地闪烁，就像独眼恶兽在不断眨着血红的独眼。GPS 接收机显示屏那个代表信号发射机的亮点开始闪烁起来，屏幕右上方显示出一个数字：“3km”。

红点在快速地向他们这边移动，屏幕右上方的数字迅速变化。

“准备进入战斗状态！”厉剑通过耳机轻声下达命令。

接到指令队员们迅速各就各位，他们全身上下弥漫着一股骇人的杀气，神情凝重。

“嗖”的一声，“眼镜王蛇”钟鹏飞若一条游蛇般射出清真寺，跟着“嗖嗖”两声，



李卫国和向钱进两人就像被猎人追赶的小兔子，快捷无比地窜出清真寺，眨眼间就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中。他们三人在村外布置第一条防线。

厉剑的手臂在空中挥舞着，命令队员隐蔽。

无风，酷热未退。

一辆车只亮着雾灯，像魔鬼的坐骑般怪叫着驶过来。夜色沉沉，看不清车中之人，厉剑手中的枪自始至终瞄准司机。

车子停下来，怀特上校跳下车，举起左手挥动着，而他低垂的右手赫然握着手枪。他不敢用持枪的手乱舞，因为这可能会引起厉剑他们误会而遭到射击。厉剑把手一挥，率队迎出来。这时，那个蒙着脸的女子扶着一个戴着眼镜的男子走出来。该男子也蒙着脸，但穿着一袭笔挺的西服，打着领带。不用说，这个男子就是要护送的客人了。

客人把一个小箱子紧紧地抱在怀里，好像怕别人把他的小箱子抢走。他的身子在不断颤抖，就像一只在冬天跌落水中爬上岸来的小鸡。他的双眼骨碌碌地乱转，惊恐地打量着四周，当看见荷枪实弹的利剑突击队时，他蜷缩起身子，就像一只遭到惊吓的穿山甲。

怀特上校走向一旁，向厉剑招手，挨着厉剑耳语：“应客户要求，我们这次行动要非常隐蔽和机密，要瞒着当地军方、驻A国联军进行。我已经和当地的驻A国联军沟通过，我们今晚行走的路线不会遭遇联军巡逻部队。如果遇上流寇土匪、部落武装，或者武装分子，能无声解决就无声解决，不到万不得已，你们不准开枪，以免暴露行踪。切记，切记！”

厉剑沉吟半晌，问：“上校，如果我们遇上本地的巡防部队或者警察呢？”

怀特上校没有说话，却把右手举起来，狠狠地在脖子上一抹，做了一个“杀”的动作。

厉剑心里一颤，他从怀特上校的话中嗅到了硝烟味，这趟任务难道真的是戴维斯将军所说的简单任务吗？

怀特上校指着女子接着对厉剑说：“她开悍马车带路，你派四个队员做先锋，我们和客人坐卡车。”

厉剑恍然大悟，原来怀特上校准备一辆外表残破的卡车的目的是混淆敌人的视听，让敌人误将悍马车当成攻击目标。

厉剑将队友召到一起，严肃地说：“钟鹏飞、赵毅强、金永健、张火新为一组，坐这位小姐的车为前导车，注意警戒。其余的人为第二组，坐卡车押后。什么也不要问，跟着前导车行驶就行。”

众人点头表示明白。

“检查装备。”

“咔嚓咔嚓”拉动枪栓的清脆声在寂静的夜晚传得很远。切诺夫斯基身强体壮力气大，他的战术背囊装满弹药，负载不少于七十公斤。“眼镜王蛇”钟鹏飞皱皱眉，边检查装备边用英语打趣道：“‘长城’，如果是进行负重比赛，你这头北极熊肯定稳拿冠军。”

切诺夫斯基咧开嘴巴，露出满口黄牙，状如一头北极熊。他向钟鹏飞竖起中指，瓮声瓮气地低声咆哮：“遇到意外情况，你们还得靠老子这座长城保护，没有老子，你这条游蛇早就变成了死蛇。嘿嘿，谁敢招惹我，我就拧断谁的脖子。”

切诺夫斯基边说边舔嘴唇，两眼冒着凶光，就像一只闻到血腥味的秃鹫。他原来本是地下佣兵，厉剑很了解地下佣兵，普通佣兵好比某些人偷偷包养的二奶，而地下佣兵则犹如暗娼，两者性质相同，都是杀人工具。别人的嘲笑和低劣的待遇，使地下佣兵心理极度扭曲，再加上竞争压力很大，所以，性格凶残、手法狠毒，成了地下佣兵的招牌。

“呸，乌鸦嘴。”钟鹏飞也向切诺夫斯基竖起中指，不屑地反击。

厉剑哼一声，道：“‘长城’说得对，枪是我们的躯体，而弹药就是我们的血液，珍惜武器弹药就是珍惜自己的生命。”

利剑突击队除了厉剑和切诺夫斯基接受过各种环境作战的残酷训练外，其余的队员虽然也接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但他们毕竟不是出自特种部队，没有接受过沙漠作战的野外生存训练。所以，厉剑表面上是对钟鹏飞说话，其实是教这些“新兵蛋子”沙漠作战小常识。

切诺夫斯基非常配合厉剑，他从背囊里拿出一盒保险套，抽出一只保险套把FAMAS突击步枪的枪口套牢。其余队员也依葫芦画瓢，用保险套套住枪口。

“出发！”

4 智闯断魂峡

A国的公路说是公路，其实是连一辆汽车通过都有些惊险的小路。连年不断的战争，已经让这条公路失去了往日的功能，坑坑洼洼，凹凸不平。为了不惊动巡逻部队，他们没有开远灯，只亮着雾灯，两车相距100米左右。

亮着雾灯开夜车，还是在崎岖不平的小路开，甚至要极速狂飙，司机苦不堪言。车上的乘客也有苦难言，坐在卡车车厢里就像坐在波涛汹涌时的一叶扁舟上，一会儿被抛上浪尖，一会儿又由峰顶跌落谷底。坐悍马车的人脑袋会狠狠地撞上



车顶,还没等你反应过来,身子旋即狠狠地跌落下来,屁股和皮椅子来一个最热烈的亲吻。屁股虽然没有开花,但五脏六腑就像经历了一次乾坤大挪移。

看来客人没有享受过如此的“圣餐”,他的胃已翻江倒海,此刻正在怀特上校的扶持下,趴在车尾狂吐,但那个小箱子还是紧紧地搂在他的怀里,仿佛那个箱子就是他的生命。

一前一后两辆汽车沿着一条条山谷和一道道山坡艰难地前进,快到达一道隘口时,悍马车停下来。

“前导车为什么停车?”怀特上校掀开头顶的帆布,向前远眺。

“前面300米就是当地人所称的断魂峡,穿过断魂峡就接近沙漠的边沿。”对讲机传来那个女子的声音。声音虽娇美,但显得太冷淡。厉剑还是第一次听到该女子的声音。

“根据向导说,这段路较为平坦,大约400米长短,但断魂峡最宽阔的路面只有8米,路两边都是山坡。两侧的山坡太陡峭了,路面就像一条排水槽。此地的地势非常险恶,如果有人埋伏在两侧山坡伏击我们,我们将没有任何还手之力,所以我命令停车。”这次说话的是钟鹏飞。

厉剑拿起红外望远镜,出现在眼前的是一道山梁,中间被强行用炸药炸开一个大口子,形成了一个仅仅四五米宽的缝隙。两侧山崖足有30多米高,就像怪兽张开的血盆大口,正等待猎物往它口里钻。当年施工造成的巨石,零乱地堆砌在路边,在月色下显得狰狞而丑陋。

东西两侧的山崖怪石嶙峋,只有几棵小树,其中东侧山崖顶有一棵歪曲生长的树,树根很大很密,死死抓在一块大石上,就像只贪婪的章鱼抱住块圆面包,死死不肯放松。

除此之外,视界是一片模糊,没有人迹,没有动物。天地苍穹,一片死寂。

诡秘!

阴森!

厉剑的心顿时揪得紧紧的,就像有一股莫大的压力以泰山压顶之势压下来,让他感到呼吸困难。

厉剑闭目凝神感受,全身所有的毛孔张开,所有的触觉神经都高速运转起来,以捕捉空气中流动的危险因子。

历经了无数次生死考验的厉剑,此刻就是一匹精明狡猾的狼,能神奇地嗅出危险的味道。他感到眼前这片荒凉的大沙漠隐藏着无穷的杀机,迸射出冲天的寒意,让他有种彻骨惊心之感。

危险!

眼前有危险！

厉剑对怀特上校说：“怀特上校，我感觉到了危机。我派一个小队趁着黑夜摸上两侧山崖，占据制高点。如果山崖有埋伏，就趁机干掉伏兵，解除我们两翼的威胁。在确定两翼安全之后，我们的前导车再进入峡谷，等到前导车安全顺利地通过峡谷后，我们的车才进入峡谷，怎样？”

怀特上校看看军用夜光表，时间已经接近凌晨五点了。他皱着眉头问：“你怎么知道前面有危险？”

“预感！”

“预感？”怀特上校嘲弄地笑笑，说，“你的办法确实保险，但这样通过峡谷最起码也需要两个小时。我们这趟任务要和时间赛跑，如果敌人反应过来，我们就会遭到敌人的围追堵截。敌人不是你们国家的诸葛亮，没有料事如神的神通。并且我们的行动也非常隐蔽，连联军都被我们蒙在鼓里，敌人又怎会未卜先知，料到我们走这条险道呢？天亮之前我们一定要赶到B国、A国和Y国边境线附近的目的地潜伏起来，否则，天亮之后，我们将寸步难行。下令，全速通过断魂峡！”

厉剑沉声说：“此地地势险恶，莽人就如钻进布袋，被敌人来个瓮中捉鳖，届时我们将插翅难飞。”

“你所说的我都明白，但我是指挥官，执行命令！”怀特上校生硬地说。

厉剑眼中寒星一闪而过，他再次打量起眼前的险恶地形，各种突发情况的应对方案就像流星般掠过脑际。他瞬间抓住了其中一种最有效的应对办法，于是招呼队友向他靠拢。接着他便轻声地布置了任务，然后下令全速前进，前车和后车的距离要加大到300米，告诫队友进入战斗状态。

“利剑，利剑，游蛇进入峡谷50米，安全！Over！”

“利剑，利剑，游蛇进入峡谷100米，安全！Over！”

.....

“利剑，利剑，游蛇进入峡谷300米，安全！Over！”

厉剑还是没有下令李朝龙开动卡车，他想等前导车安然无恙地通过峡谷之后再进入峡谷。如果峡谷埋伏着敌人，在前导车即将驶出峡谷的时候，就是敌人不得不发动攻击的时候。因为敌人的目标是车上的“客人”，敌人不知道“客人”坐哪一辆车，所以，敌人是不会轻易放过前导车的。如果前导车毫发无损地通过峡谷，那么就是虚惊一场；如果前导车在即将驶出峡谷时遭到袭击，那么……

想到这儿，厉剑的身子轻轻一颤，因为如果敌人真的如他所想那样在前导车即将驶出峡谷时才发动袭击，那么表示敌人不是散兵游勇，而是正规军人，或者指挥官是个训练有素、经历过战火考验的正规军人。